

瞬間傾覆

弗朗西斯·密西奧

「所以我覺得，如果我在完成這部作品前死去，要等到很多年以後，甚至可能是好幾個世紀以後，才會有我的同類，另一個我。在類似的生活境況下，想到就同樣的主題寫一部與《漫談》相仿的書。」

—德·嘎瑪哈扎侯爵《獨輪車漫談》，1925 年版，第 252 頁。

2002 年 8 月 29 日星期四，十三點十五分至十三點二十分左右，法國旺代省姆耶隴 - 勒 - 卡普蒂夫市虞布爾丹獨輪車公司總部附近，「拉·瑪海樂」商業中心的餐廳裡，面對一盤剛端上桌的油炸小安肚香腸加芥末醬，年近五十歲的羅伯特·虞布爾丹十有八九失去了理智。

商業中心裡，我們的餐桌邊，一家家人揮舞購物單，邁飛快的腳步推空盪盪的購物車。新學年正拉開序幕。人們度假歸來，法國告別了發霉的夏季領我們進入多雨的秋季。布拉格在水災之後正漸漸復原，德國的幾個城市也一樣。美國總統要把伊拉克從地圖上劃去。而非洲因連綿的戰爭和愛滋病的蔓延正在緩緩地從地球版圖上隱去。拉丁美洲的森林正以每分鐘五公頃的速度消失。亞洲正經歷經濟上的超速發展和政治上的種種渦流。每分鐘都有探測儀和人造衛星迷失在宇宙中。科學研究者們試圖解讀外星生命發出的信號而用於投機的數十億美元正在以光的速度流通在不同的電腦終端之間。一些男人和女人相愛然後死去，另一些

人正在裁口一張張購物減價優惠卡。逃難的孩子們正跑在炮彈下推口一輛輛獨輪車。希拉克總統正囁口高好納啤酒第 N 次向他朋友手下的一位年輕的「公關部經理」敘說他如何能夠至今逃離法院的審判。姆耶隴 - 勒 - 卡普蒂夫市的市長正在修改市政公報的社論。超市的一名收銀員正對口收銀抽屜發脾氣，與此同時，虞布爾丹，瞠目結舌地面對他的油炸小安肚香腸加芥末醬，不可救藥地失去理智。

在傾覆的瘋狂裡，可能就像芥末醬自行凝固在盤子裡，這位企業家近日出版了使其名聲大噪的「信條」小冊子，那種大批量出售拿來就可以套用的思想工具箱，在新聞界取得的節節成功使其勞累過度，在他的腦袋裡，一種自發的化學過程造成了精神的死胡同或是消解了神經元之間的連接。這個複雜而神秘的過程，卻被一個微不足道的舉動所起動，這一舉動來自於應虞布爾丹之邀和我們共進午餐的書商克里斯姜·杜福爾。

然而，儘管整個星球亂烘烘一片，甚麼也沒能讓人事先覺察出那一天與另外一天不同。甚至沒能讓人事先察覺出那一天在虞布爾丹的生活中會至關重要，而且日後會影響到幾百萬人的生存和智力。

羅伯特·虞布爾丹前一天打電話到我巴黎的寓所，兩年來我間歇地為他工作，是他網上雜誌《新獨輪車》的網頁負責人。

他的聲音展示出一個異常興奮的男人，但同時也流露出工作過度造成的某種極度疲勞。1991年夏天，海灣戰爭結束三個月，天曉得他用了甚麼樣的絕招向 Haemmerlin 壟斷公司透露重建科威特需要上百萬輛獨輪車的市場行情，打那以後，虞布爾丹奔波於五大洲四大洋。每一次出訪國外都是一箭雙鵰的機會。他在營建市場的同時想方設法地推銷他的「信條」小冊子

在當地的譯本。他有時到體育場去演講，引用他那愚蠢的著作中一串串長長的按主題歸類的警句格言，引起轟動，他甚至同時向蜂擁而來的口迷的讀者分發那從今往後家喻戶曉的「信條」。

因此，我很少與他直接通電話。見他，就更少了。我們原則上通過電子郵件互相聯絡。

「您好，弗朗西斯。我吵醒您了？」

那時是下午三點整。一旦居家工作，人們就假想此人會有些奇異的生活習慣。

「嗯……我回到公司了。」

他總是在「公司」二字上加重語氣。自從他的公司在世界獨輪車市場排名第二以來，他或許總希望以此強調它的威望。

「我拚死拚活為獨輪車創造內容已經兩年了，」他即刻轉入話題，省去東拉西扯。

我在電話裡聽到生產流水線上氣壓機充氣的嗒嗒聲。

「……好像沒有起色……我沒耐心再等下去了。所以，我決定咱們與杜福爾一起做個總結。

你們來一趟姆耶隴的餐廳。此外我還做了一個決定，希望通知你們。」

他說的「內容」指的就是「意義」。他招聘克里斯姜和我為的就是實現他偉大的狂念：獨輪車值得成為高貴的文學的和文化的主题。更進一步：值得成為所有學科的研究對象。於是，兩年以來，在新獨輪車網頁上，我「在線」出版了虞布爾丹獨輪車公司的各種公文，還插入了克里斯姜和我所挖掘到的一切：文學引語、各式文章、照片、繪畫、錄像……按照虞布爾丹的指令，不管發現本身，甚至不管網上出版的行動本身，是否有意義，所有或多或少與獨輪車有關的材料都應該馬上匯編，分類，分專欄，再版……

我當時確信連虞布爾丹自己都不知道這項奇特的事業會演變成甚麼，硬性歸檔，毫無目的，只是出於本體論的考慮。除了這瘋狂的無內在邏輯的獨輪車「內容」的匯集工作，虞布爾丹同時口手搜集與其公司產品兼狂戀之物有關的不為人知的古書或珍藏本。他致力於為自己建一所舉世無雙的「獨輪車圖書館」，並且任命杜福爾為他完成一部《獨輪車詞典》，主要內容取自於網頁。

事實上，克里斯姜和我，我們意識到被捲入了一項荒謬纏人的事業中，它終將成為一種曩積的藝術形式；一種郵遞員老馬（1）式的文學宮殿。那郵遞員老馬，順便說一句，在推了那麼多次獨輪車之後終於為它寫了一曲讚歌。

話雖這麼說，我們還是欣然接受了這項工作。無人不曉虞布爾丹待他手下四十七名工人極為苛刻，而且他還是法國重要的老闆協會 MESEF 較嚴厲一派的活躍分子，但是他付給我們的報酬卻出奇大方。因而我們就不再想這想那。我們嚴謹地完成定期的工作，不再猶豫躊躇，當然也從不對他抱有幻想。當虞布爾丹把自己視為人類必須並且必不可少的一項研究事業的資助者時，我們眼中看到的只是一個暴發戶的怪誕行徑。驚人地拓展了先父雷奧保勒德的企業並且過於迅速發口的一個小企業家稍稍瘋狂的舉動。出版「信條」小冊子後在這個無知的時代受人讚賞從而被名不副實的榮譽沖昏頭腦的一個無名小卒飄飄然的心理。1991年羅伯特·虞布爾丹在法國電台上說了那句著名的「奠基性的話」，從此激發了公眾的仰慕，如果沒有他此後出版的那三十三冊箴言及「全套思想工具箱」，他將永遠只是一個生意興隆的手工業主，將永遠被排除在思想、才智和知識世界之外。

我暗自確信他心中還殘存口自卑情結。獨輪車，在他眼裡，不管有意識還是無意識地，多少

是個平庸的形象。建塑一種文化產物——進一步把品牌和產品轉變成一種生活方式，或者一種和社會各方面相關聯的事物，如同美國某些大服裝企業大鞋業公司的戰略，虞布爾丹的這一決心應該說是迎合了一種隱蔽的願望：不是要「抬高」自己，就是要反對自己。壯觀的又臭又長的說教般的「講道」贏得的輿論威望和公眾威望，獨輪車系列產品及「信條」小冊子在商業上的成功，這一切都不能滿足他。

首先，聽到他有一天嘲笑 Dale·卡耐基《如何交朋友》這本書驚人的永久性，我就猜他有些瞧不起自己那充斥口大道理、措辭含糊不清的「信條般的」作品。其次，我懷疑他被某些讀者或是觀摩講道表演的某些觀眾嚇壞了，後者被自以為捕捉到的種種有關職業的建議或個人發展的訣竅弄得不知所措，向他展示敬神般的至福崇拜。

虞布爾丹可以說是挖空心思使自己日後成為有史以來給予「獨輪車內容……」的人。然而，儘管他想盡辦法，新獨輪車網頁以及詞典和圖書館計劃十有八九是他最糟的主意，十有八九要失敗的。

在虞布爾丹獨輪車公司總裁精神大變革的那一天，我的分析還只是初具雛形並以感覺為主。此後發生的事件僅僅證明了分析的準確性。說真的，直到我與克里斯姜·杜福爾離開羅伯特·虞布爾丹並一同走出餐廳的那一刻，我才能說清自己對他的認識：一直都有點不正常的虞布爾丹是該被關起來了……他面對油炸小安肚香腸加芥末醬而神經錯亂，不過是他出世以來所經歷各事件的最後結果。總有那麼一天，某個事件會把瘋狂植入他的體內。那回是德·嘎瑪哈扎侯爵的《獨輪車漫談》一書，但那也可以是任何別的事件。隨口時間的推移，如今我確信：虞布爾丹承受信息和話語的重壓太久了。再多一條信息他精神的航船就傾覆了。那信息出自

於克里斯姜。但那一切發生在我們眼前只不過是一種巧合。我認為我們不負任何責任。

放下電話，剛接到虞布爾丹的通知，就有人來敲門。一個戴頭盔的信差遞給我兩張火車票。

「請在這兒簽字。」

我簽完字後把收據遞還給信差。

「好漂亮的頭盔。」

那東西的兩旁貼有巨大的橡膠耳朵。

「這是我們的聯絡暗號。標誌□我們等待當局的回音……事實上我是 A.M.C.的成員。」

「甚麼？」

「即：憤怒的摩托駕駛員協會。」

「哦……」我說□關上了門，沒做任何評論；有時，紛繁複雜的世界真讓人絕望。

第三天，我提前一小時到了姆耶隴 - 勒 - 卡普蒂夫市的「拉·瑪海樂」商業中心。不遠處就是虞布爾丹獨輪車公司所在的博辟易工業區。

克里斯姜·杜福爾高高的身影出現在停車場。他很可能是從火車站步行而來的，手裡拿□一包東西，裹□牛皮紙。我們滿懷感情地握手——相見的機會太少了，我覺察到他白鬍鬚下勉強掩飾住的微笑。

「你，有好玩的事兒要告訴我。」

他打開牛皮紙拿出一部白色的著作，年代很久了，封皮上黑斑點點。

「看我找到甚麼了。我成功地把它買下來了。這或許是世上唯一的……」

我手捧巨著，禁不住發出一聲輕輕的驚歎。

「不可思議……」

我目瞪口呆。手中拿□的，很可能是作者自費出版的一本書，引題寫□：《獨輪車漫談》，下方的主標題是：《獨輪車。詞源，歷史，藝術，運動，機械等等。》，封皮上有一幅單線畫，畫□一位頭戴禮帽的男士坐在獨輪車裡，另有一位同樣戴禮帽穿長靴的貴族抬□獨輪車。題詞有一個打印錯誤：「英國貴族推□威兒士（2）王子坐的獨輪車」。封皮上還有別的補充文字：「向克里斯蒂娜女王陛下致敬」；「540 頁」；「933 幅圖畫」。某人用羽筆沾□黑墨水在括號裡寫道：「或者更好，人車一體。」那本書可能曾經屬於作者本人。

「天啊……他待會兒的表情……」

克里斯姜放聲大笑，正往汽車裡塞採購來的大包小包東西的一家家人向我們投來疑惑的目光。

「等□我向他出示發票吧……一分價錢一分貨。」

我快速地翻閱……

「怎麼回事兒啊？」

克里斯姜拽□我走向商業中心，為他的發現而驕傲。他看了一下手錶。虞布爾丹將在半小時後與我們會合。

「走，喝杯啤酒去。我原原本本告訴你。」

他帶□按捺不住的喜悅向我解釋了事情的緣由。《獨輪車漫談》發表於 1925 年，是由一位文學狂德·嘎瑪哈扎侯爵花了二十年的時間用法文寫成的，七十多年以後，那位侯爵的某些後人如今仍然從屬於西班牙政府。那侯爵在度過了灰暗的發病期以後，偏執地熱衷於獨輪車並且□手為獨輪車寫了一部「完整的」或者說「終結性的」著作。

克里斯姜從一位珍藏本轉賣商那兒搞到了《獨輪車漫談》一書後，做了一番調查，可一無所獲。他還沒有收集到有關這位「魔鬼學者」的任何資料。主要的信息在書中散見。

「給虞布爾丹當頭一棍！真不敢想。」我脫口而出。克里斯姜快活極了。

「不過你看吧，」我改口道，「他將把這部書收入新獨輪車網頁和他的圖書館……而且會誇口說因為有了他才有了這一無疑對人類必不可少的發現……」

克里斯姜突然奪過《獨輪車漫談》快捷地重新包好。

「當心，他來了！」

我們起身迎接。

自從一位女讀者向虞布爾丹肯定，說他酷似已逝的 Willian Carlos Williams，美國著名詩歌〈紅色獨輪車〉(3)的作者。我們的總裁就培養這種相似之處，並對這一不可思議的巧合欣喜萬分。他口一身灰色的西服，白襯衣，條紋領帶，與美國詩人官方照片上的服飾相似。眼鏡看上去也是同一式樣。他用手理了理稀疏的頭髮，用有點過時的 sportsman 的方式和我們打招呼。

「坐下，坐下，別這麼客氣。」他邊說邊彈了一個響指招呼女招待，克里斯姜和我交換了一下眼色。

和虞布爾丹交談主要是聽他個人獨白。那人喜歡傾聽自己的說話，他擺出矯揉造作的堅定冷靜和具有超常影響力的樣子，也就是一個事務繁忙的人和一家企業領導所應有的派頭。再說，難道不就是撰寫了有關「經營主義」的《第二十八信條》並在一家體育館做了宣講，最後由 RH (4) 出版社將著作譯成了二十三種文字並且賣出了近兩百萬冊？

「生意怎麼樣？」克里斯姜問了一句，他討厭虞布爾丹的連篇廢話同時又總是驚歎他那川流不息的語句。

羅伯特·虞布爾丹點了一份油炸小安肚香腸加芥末醬後，把套塑的菜單遞給我。

「我剛從巴西回來。領事家辦了一個聚會，我碰到那個呆頭呆腦的保羅·Coelho (5)。他嫉妒我「信條」小冊子的發行人。聲稱我在耕耘他「個人傳奇」的市場。真是個可憐的傢伙……不過，不說也罷。我去那兒並不是為這件事，而是為公司。11 月巴西要選舉總統，我不知道該怎麼辦。令人擔憂。工黨和自由黨結盟，三週前各派都向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保證嚴格遵守財政預算……也就是說弄得我束手無策。眼見□他們進行農業改革。如果真是這樣，我計劃推銷的兩百七十萬輛 Copacabana (6) 熱帶潮濕氣候專用獨輪車就泡湯了。我只有等待革命，因為人民會覺得被出賣了。要麼好好來一場戰爭，要麼暴發一場像阿根廷那樣的危機。總之，他們不具備重建及彌補損失的條件，於是就會買我的獨輪車……本來里亞爾 (7) 就一文不值……」

我點了一份煎肉加涼拌生菜，克里斯姜點了一份排骨加嫩青豆，他撫摩□重新用牛皮紙包好的書，浮想聯翩。

「幸好德國發生了水災，」虞布爾丹微笑起來，「好了，不談這低級的貿易上唯利是圖的策略！

先生們，你們這兒有甚麼新動向？網頁的收看率怎樣，網頁獨輪車負責人先生？」

我假裝欣賞他的幽默並向他匯報了幾個數據。我得承認公眾對新獨輪車網頁的熱情實在很有限：每月最多只有幾百人次的收看率……儘管克里斯姜和幾個義務工作的獨輪車愛好者收集了極好的材料。

虞布爾丹火冒三丈……

「我要訴你們一點，儘管很可怕，我卻這麼認為：人們身在福中不知福。可悲！我們免費在網上提供這份兼容文化和科學的參考資料，卻只有這麼少的人使用它！說實話，我不明白！我像一匹白狼被人眾星捧月，我的著作發行量高達上百萬冊，我的網頁卻無人拜訪！他們更喜歡看足球賽，還是怎麼的？」

克里斯姜似乎在忍住狂笑。我呢，時不時地瞟一眼商場裡大步流星的人群。顯然，我們又得聽上一堂正規的獨輪車課，講它在世界上的重要地位。

「請你們原諒，但這令我痛心。我不責怪你們，當我在網上讀到所有這些提及過獨輪車的文學引語時，我真心為自己有了這個想法而高興。我們的路子是對的……從某種程度上講，獨輪車將被恢復名譽。她對於文明的重要性將為世人所承認。獨輪車是一切，無處不在……說明一切！多虧有了你們我才知道，嘎斯巴·蒙日（8）的獨輪車甚至是一幅數學圖像，被宇宙學家們用於研究宇宙的起源！這些人，他們還想通過甚麼來理解這一點？」

他惱怒地揮手指了指餐廳的外面。應該承認，對那些推口購物貨車的商場老主顧來說，獨輪車還不是他們當下首要關心的東西。

我緩緩地捲起一張生菜葉，神情兼卑……

「或許還需要一點時間……新獨輪車的重要地位有朝一日會樹立的……媒體打不起精神來……」

我希望保住這份高薪水的小差事，自始至終地拍客戶的馬屁。

「那麼您，虞布爾丹先生，我肯定您將同樣被公認為是第一位曾經……」

虞布爾丹面帶沉思，審視□他的油炸小安肚香腸加芥末醬……

「您也許說得有道理，弗朗西斯……」

克里斯姜抓住機會陰險地擺出一條理由：

「然而，民眾不應該對此不感興趣。我記得，1883年，莫泊桑就《吉爾·布拉斯》在他的專欄文章〈人民〉一篇裡寫道：『工人處於人民群眾的最底層。這些人，只會推□獨輪車挖掘黑黑的礦道。』」

虞布爾丹嚼□薯條，難以下嚥。

「您也許說得有道理，克里斯姜……我衷心感謝您的工作以及您的引語給我帶來的鼓勵……」

他的聲音發顫。我們的言辭充滿誇張的感情。

「關於獨輪車，我的觀點是正確的。我是一個富有而且生意興旺的企業家。我有一個愛我的妻子，我在精神文化領域頗為成功……雖然我以這樣的姿態出現，然而，請相信，我是一個脆弱的人。獨輪車對我來說非常重要。我要向你們承認我那令人臉紅的動機和無邊無際的野心：我的確希望在我死後，人們會說，在歷史上，用黑筆重寫的歷史上，我是對獨輪車貢獻最大的人，成功地完成了終結性工作的人……我認為我有權利如此驕傲。這將是對我這次戰鬥的獎勵；對公司的奠基人我仙逝的父親雷奧保勒德的獎勵；對我獨一無二的激情的獎勵……這一激情，請我同時熱愛□的妻子瑪麗以及抽象畫都能夠原諒，希望如此！」

虞布爾丹咯咯地笑起來，兩眼發光。他割下小安肚香腸的頂頭，動作之瘋狂相當令人擔憂。

「我必須跟你們談一下我的計劃。我想創立虞布爾丹獨輪車基金會。看到難民在炮火下推□獨輪車的畫面，又讀了一本寫可口可樂的書以後，我就有了這個主義。可口可樂，這真是個

善於慷慨贈送蘇打水又能使自己盈利的公司……本基金會將把獨輪車捐贈給難民最高委員會、紅十字會、非政府組織……人道救援組織，我們的工作將會生機勃勃，新聞界將蜂擁而上。再說，從繳稅方面看，不瞞你們說……」

克里斯姜咳了一下。

「嗯……對不起。我想再回到您剛才提到的……終結性的工作。正好……我給您挖掘到這本書，將是您圖書館中與眾不同的珍品」，他幾乎是咕嚕口說出來的。

「啊，是嗎……是甚麼？」虞布爾丹答道。他的目光追隨口伸過來的拿口書的手。克里斯姜，品味口那一瞬間，特意不把書皮遮住。

我的餐刀劃過盤子，發出不悅耳的嘎吱聲。

顯而易見，虞布爾丹思想也好，使人愚昧、追求利潤的龐大的嘎瑪哈扎聯合教會事業也好，如果考慮到它們對當今世界數百萬人造成的影響，我們不能設想奠定隨後一系列事件的行為曾是那麼平常，那麼平庸，那麼簡單。事情正是那麼平平淡淡地發生的。克里斯姜緩緩地把著作放在離小安肚香腸幾厘米遠的地方。然而，在企業主的腦袋裡爆發一場裂變的時刻，餐廳以及周圍沒有一個人擔心過裂變的廣度和後果。任何人，甚至連我們也不例外，都沒能哪怕是懷疑一下那一瞬間會不會奠定未來的事業。

奇怪的是，雖然我們在事發之時一無所知，那場景卻永遠銘刻在我們的記憶裡。直到現在我還時時想起它。我看到克里斯姜的手把《獨輪車漫談》一書放在小安肚香腸的旁邊，虞布爾丹的頭傾向書本，而且，幾乎即刻，他的臉僵硬了……令人驚異的是，我的回憶是悄無聲息的。宛如蹺腳動作片裡的慢鏡頭：一種把觀眾當成傻瓜、極為誇張的表現手法。

是的，不可置疑，就在那本著作被放到餐桌上的一瞬間，虞布爾丹的精神與過世作者的精神融為一體，那不可思議的德·莫里亞納伯爵、德·西勒魯埃羅和德·嘎瑪哈扎侯爵，那用畢生的精力致力於寫獨輪車的人。

當時是十三點二十分至十三點二十五分左右，這世界自遠古以來就奔向終結，當下的面孔又稍稍憔悴了一點。我不敢再動煎肉。克里斯姜盯口他的排骨加青豆面帶半點微笑。長長的幾分鐘過去了，虞布爾丹終於抬起頭，仍然默不作聲，目光火辣辣的。

嘎瑪哈扎聯合教會將在一年後的同一天誕生，燃燒口怨恨和瘋狂。然而，我再重複一遍：在那一瞬間，我們一無所知，一無所猜。

當我模糊的記憶再次現出那密密的懸置的幾分鐘，當我重新鋪排事發前我們行為的先後順序，當我的眼前再次浮現出盤子和小安肚香腸，當我回想到虞布爾丹在德·嘎瑪哈扎侯爵的著作前僵直的形象，我對自己說，不，那是難以預料的，但又說，對，那是不可避免的。儘管那一瞬間形勢嚴峻而且虞布爾丹目瞪口呆的表情很怪異，作為證人的克里斯姜和我，我們實在說不出甚麼特別的。而且我記得我們中的一位只是面對那時明擺口的事兒提了個建議：

「好，嗯……繼續吃吧，菜就要涼了。」

(徐爽譯)

【註】

(1) 這是一位真實的人物，原名 Ferdinand Cheval (1836 ~ 1912)，法國東南部一小村

莊的農民，在四十三歲那年成為當地的郵遞員，因而就有了「郵遞員老馬」的外號。他於 1879 至 1912 年，花了 33 年的時間，一個人用獨輪車拉石子，日積月累地建造起一座名為「理想宮殿」的建築，造型奇特，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1969 年被法國列為歷史文物。

(2) 原文為 Gales (正確應為 Galles)，譯文中我們譯成「威兒士」而非「威爾士」，以顯示「打印錯誤」。

(3) 詩歌原文「The Red Wheelbarrow」。

(4) 羅伯特·虞布爾丹法文原名 Robert Hubbourdin 的縮寫。

(5) 巴西當代著名暢銷書作者。

(6) 巴西一著名海灘。

(7) 西班牙語 real，西班牙古錢幣。

(8) Gaspard Monge (1746 ~ 1818)，法國數學家。